

尋醫記

故事從家開始

撰文：李維榕



我早就安排了在上海有個四天的課程，但是素琴來電，幾經艱難終於約到李可，時間卻碰上我最後一天的課。

李可被稱現代神醫，家在山西靈石市。丈夫生病，當然要為他找最神的醫師。素琴是我在國內的出版人，自告奮勇為我們搭路，這便展開了我們這趟超現實的尋醫記。

首先要向上海的同學致上千萬歉意，在我的行業，答應了的課，除非自己死了，否則爬也得爬上去。好在師生都很包容，第三天課後，便從上海飛到太原。

到太原已近午夜，素琴不單從北京趕來接機，還把她在太原的友好都找來幫忙，為我們接送，又安排在一間叫「迎澤」的大飯店下榻，也不知道迎的是江澤民，還是毛澤東。原來是毛澤東！我們一下子就從最時尚的上海外灘走回六十年代的中國。

日診五症跪求也遭拒

我在十年前就來過太原講課，見過一個有七代歷史的家庭，祖先把家訓都刻在村頭的石碑上，每個人的角色也因而早就定了位，誰也改變不了。當時我不相信世上真有改變不了的事，時間會改變一切！但是這次重來，真的覺得時間在這地方走得特別慢。這是個盛產煤礦的省份，據說有錢人特別多。我們才發現，街邊上真的泊了很多名牌房車，只是都鋪上一層厚厚的灰塵。其連整個地區都好像蒙上一層塵！天是暗的，地是灰的，燒煤的大煙筒到處可見。

我們次日不到七時便起程開車到靈石，因為要趕九點鐘的預約時間，靈石靠近太原有名的黃家大院，這座代山而過去金銀光輝的庭園，不啻皇家大花園，但畢竟是旅遊景點，趁着這環境還潔淨，各人在黃家大院歇下池泡脚，才繼續上路。

聽過一番解釋，終於會上素琴的朋友，這人是當地叱咤風雲的大商家，連他也要托上托，才約上李可。他說不知道李可在外面名氣如此盛大，因此也趕來趁熱鬧，其實沒有他，我們絕對無法找到李可的房子。

那是一座並不顯眼的三層洋房，雖然比四層只有一層高土層突出，但是十分難找。路很狹，一不小心就會跌落路旁的一湖中，旁旁的一度門閉，寫字只有病人可以入內，其他人不可陪同。另一邊又貼了一張小字條，寫着李可年華已暮，每天只見五個病人，非預約者一律不見，又因為市面上太多假藥，不是他們出售的藥品，一概不會負責。

我想，不是他們有病，又怎會叫他們負責？門前有個人叫我們在外等候。他說，李老已經八十三歲，不能論於坐著，很多病人就在門外求見，都

被拒絕，總不能來者不拒。

後來才知道，這男人是李家親戚，素琴的朋友就是托他作陪的。一路上遇上很多人，都向你唧唧咕咕說了許多話，但誰也搞不清他們是誰，究竟要聽誰的話？怪不得李老不許閒人入屋。我擔心丈夫聽不懂李可的鄉音，那男人卻說，不用擔心，李老是個少話的人！後來他允許我和素琴一起入內，卻講明不許多言。

簽過生死狀才開藥方

千呼萬喚，李可終於出來了！一個瘦弱的老人家，頭髮全部銀白色，卻是精神奕奕，目光如炬。外傳他中過三次風，怎麼如此硬朗？原來中風的是他太太，並不是他。

只見李老大步從客廳走來，左手夾着一支燃點着的香煙，我們跟着他走入一個小房間，他坐下，就問我們要醫嗎，我們聽不明白，他兒巴巴地罵了那帶我們入屋的男人一頓。我才發現桌上放了幾個黃色的膠片卡，那也許是他計算病人數目的方法。

跟着又問我們有病歷，我們並沒有帶來，他十分不滿。素琴為我們解釋說，病歷是英文寫的，怕他看不懂，他悻悻地說，看不懂也要帶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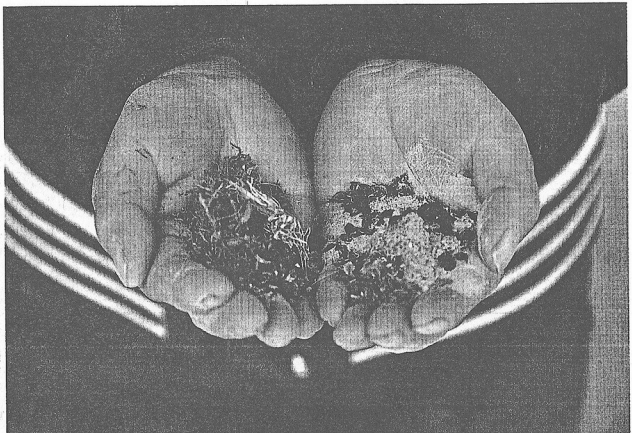
我心中發愁，的一開始就頭頭碰壁？好在很快就安靜下來，專心為丈夫把脈。開了幾個問題的問題，他便對丈夫說：「好了，沒有你的事了。」就把他打發掉。

剩下我和素琴，李可取出一張字條，要我簽字。上面寫着病人是經過多方醫治無效後，才來找他的，隨時有病就診，到時不可怨天尤人之類的話。我們問他是否每個病人都要簽？他說：「不是！」

他真的是不多話！我們也不敢多問。

然後，李可便開始慢慢地寫藥方。素琴乘機告訴他，自己與他的出版人很相熟，又說他的書一直在全國銷售佔六名。李可從不言中托起頭來看了她一眼，久久才說：「他們說我的書一直售首位！」

原來最少話的人，都想知道自己的書銷路如何，李老開始與我們談起話來。素琴要約他做訪問，他沒有說好，也沒有說不好。



■人患了重病，就會相信天下有神醫。據說病人花在另類治療的消費，要比正規醫療多出九倍。

素琴告訴我，我是國際知名的心理治療家，他微笑着看我一眼，原來李老樣子十分清秀，一派翩翩君子之風。他那小心的診病房間也很雅致，只有一桌三椅，但是兩邊牆壁都掛上字畫，伴上一邊大窗，是我旅程中遇到最舒適的地方。

然後他對我說：「這病可治，回去照方吃兩個月藥，然後做檢查，腫瘤除去，到時把結果通知我。你不要吃西藥，不要化廠，要活得開心！」

我問怎樣才通知到他，因為他是不接外面消息的。他說：「發短訊吧！你說香港來的我就知道！」他說不易，但是他的幾句話，卻真的讓我暫時忘憂。

人有重病就信有神醫

一盞茶時間，李可已抽了三四支煙，拿着藥方，到地產他兒子處執藥，兒子比父親抽煙更甚，煙霧瀰漫，煙灰缸上的煙蒂與藥材混得不清不楚。丈夫問：「怎麼他們就沒有癌症？」

地庫塞滿人，藥材都是大包大包地扛走。有一對從安徽來求醫的中年夫婦，來了三次才見到李老，但是走時卻忘了兩大袋草藥，所有人都趕去追他們，萬分忙亂，原來除了李可兒子，其他人等都是來執藥的。那兒子也由不從分，塞了一把手藥材要我們去拔，我不懂什麼是「拔」？原來是把連在一起的東西分開。拔了一會，才知道那竹片上貼着的是曬乾了的蜈蚣，我卻手抖蜈蚣留下竹片，讓他急得直跳，不停叫嚷。

執藥的程序很繁複，藥物都是由病人自己拿回去分包。我們要執兩個月的藥，二、三十種藥材，大包小包放滿一地。李可的兒子說話又快，說了一大堆話就

問：「你明白了嗎？」我說：「不明白！」他情急之餘，又咕咕哈哈地再說一語，加上旁邊的人不停絮叨，不同的聲音沉沉地向你襲來，讓人腦袋都要爆炸了！丈夫更是沉不住氣，突然向老遠把我們載來靈石的友友發怒，讓我們都嚇了一跳。藥方寫着這藥會傷人狂躁，誰都不順眼，沒想他還不吃藥，就對人怒目而視。

我正擔心以後兩個月怎過？有個也在執藥的女病人，像一點膏藥似的老靠着我，不斷教我煎藥秘訣，叫我到村頭那裏買什麼大鍋子，讓我還回可藥。

對着一大堆藥材，正愁着怎樣運回香港？運回去又怎樣分成兩個月的分量？哪些先煎？哪些後煎？手中拿着李可兒子一邊講一邊寫的無數張條子，腦子一片空白。最後，只好動手把藥材搬上車再算。

我想起蘇軾講一套叫做《秋菊打官司》的電影，影片中卻少近幾。秋菊無論走到那鄉，身旁都是熙熙攘攘的一群人，他們才是主角。在這喧鬧的環境中，很難找到焦點，只有隨着群流走。

還沒有上車，已經忘掉用藥指示。怪不得一開始就叫我簽下生死狀，李可的藥方毒性特強，不可胡亂服，但是這一切可怪不了李老，他並沒有叫我們到外地去執藥，只給我們開方，自己收了少少診金，就沒有再說話。我們離去前，無意中闖入了他的客廳，見他一個人坐在那裏，有點落寞。

人患了重病，就需要相信天下有神醫。據說病人花在另類治療的消費，要比正規醫療多出九倍，況且，再理智的人來到這煤煙瀰漫的天地，都會身不由己，有理由說不清。

我開始明白，為什麼有人說，我們是「唯心論」的民族。